



列·沙莫伊洛夫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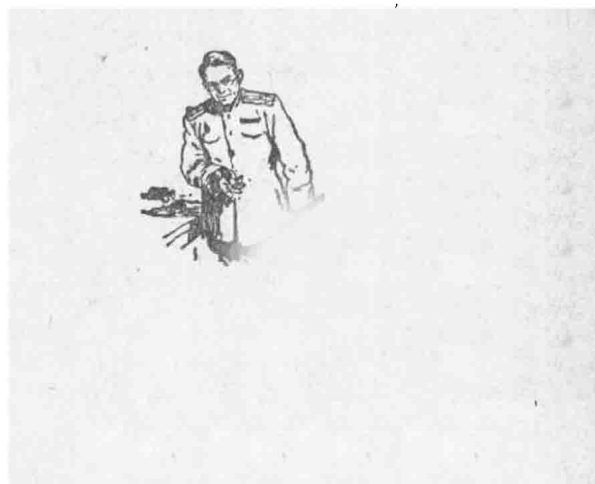
將 折 兵 損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將 折 兵 損

列·沙莫伊洛夫等著

于 浩 成 等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損兵折將”和“舊教堂的祕密”兩篇驚險小說。“損兵折將”，按原文翻譯應該是“捨兵致勝的战役”。故事發生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德寇為了挽救他在某一個戰場上失敗的命運，佈置了一個陰險惡毒的詭計，企圖迷惑蘇軍。他們在蘇軍陣地後方先後空投了三個特務，並且故意讓兩個特務作為犧牲品，來掩護另一個主要的特務和隱藏在蘇聯境內的特務取得聯繫，進行陰謀破壞活動。蘇軍保衛人員運用機智和勇敢，揭穿了敵人的詭計，使他們損兵折將，遭受更大的慘敗。“舊教堂的祕密”是描寫在德國一個蘇、美共管的城市中，美軍搜羅了一批有各種專門搶劫伎倆的罪犯，組成一個搶劫小組，通過地下暗洞潛入蘇管區的一個舊教堂裏，乘夜出來搶劫。更惡毒是：他們讓這些行搶的人穿着蘇軍衣服，說俄國話，借此來破壞蘇軍的威信，惡化東西城的關係和消除美軍士兵對蘇聯的嚮往和同情。但是，由於蘇聯偵察人員的勇敢和機智以及人民的覺悟，這種可恥的陰謀終於被揭穿了。

目 次

損兵折將	列·沙莫伊洛夫、鮑·斯柯爾賓 (1)
舊教堂的祕密	維·喬爾諾斯維托夫 (58)



損兵折將

列·沙莫伊洛夫 鮑·斯柯爾賓

一 克魯澤上校的臨別餽贈

特別情報組組長克魯澤上校還在挪威戰役時期，就已經露了頭角。在元首的大本營內，克魯澤被認為是一個最有才幹的情報軍官。往敵軍後方派遣特務是他的主要特長。

不久前，克魯澤奉大本營的命令，到了東綫的一個地區，這個地區對於法西斯統帥部，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被蘇軍擊退和部分歼滅了的幾個德國師團，正在進行改編，並且補充新的兵員。根據法西斯統帥部的意圖，正是準備在這段戰綫上進行反攻，正是想在這裏用坦克和自動砲所形成的楔子，來切斷蘇軍的戰綫。

· 灯光照耀着一張笨重的大寫字牘。屋內幾乎是一片昏暗。在靠牆的地板上，在包着黑皮子的狹窄的沙發旁邊，鋪着一張虎皮——这是对沙漠和对罗美尔將軍的紀念，克魯澤上校在不久以前，曾經在他的司令部裏工作过一个時期，做得非常出色。

時鐘輕輕地响了八下。克魯澤正在寫字，這時，当夜的值班員、身材細長的裴特中尉打開了門，站在門檻上小声報告道：

“上校先生，馬特恩大尉來了，他可以進來嗎？”

“請他立刻進來！我正等着他。”

上校的嗓音很宏亮。有一个時期，在遙遠的青年時代，他甚至企圖當個演員，可是他在演員生涯上竟毫無成就。不过在他現在的工作中，在一个情報軍官和審訊員的工作中，有些演戲的才能倒是很有用处的。

馬特恩大尉不是一个人來的。有一位身穿普通農民服裝的、淺色頭髮的高个子，手裏拿着一頂略帶紅色的便帽，沉重地挪動着他那穿着粗笨的軍用帆布皮靴的兩隻腳，跟在大尉後面走了進來。

“你們好！”克魯澤站起來迎接他們。“大尉，請坐，休息一下……”

馬特恩大尉走進屋子裏邊，疲憊地坐在沙發上。上校從來到這裏以後的第一天起，就發揮了非常大的積極性。他幾乎是不知休息地工作着，並且也這樣要求他的下級，馬特恩大尉真是疲於奔命：他招收精選的幹部擴充情報學校，培養速成

的畢業生。克魯澤用極大的興趣來考核所有“去執行任務的人”。如果有哪一個畢業生由於某種原因未能滿足克魯澤的要求時，那麼，馬特恩是不能从上校這裏得到什麼好處的。

現在，馬特恩大尉靠在沙發背上，心裏七上八下，十分不安地傾听着長官和這個穿農民衣服的人談話。

“馬特恩大尉向我報告說，你的訓練已經順利結束，而且你已經準備停當，要去完成一項重大的任務，是這樣的嗎？”上校低聲地、和藹地問道。

“我已經準備停當，”和克魯澤談話的這個人也是低聲地回答，他頭也不抬地、神經質地揉着便帽。

“好極了！我很高興握一握未來的英雄的手。”克魯澤向前邁了一步，富於表情地伸出手來，接着又用雖然很委婉，然而却很強硬的口氣補充說：“格魯別爾，聽說你的歷史有一些問題，對一個真正的德國人來說不是很體面的。這些事情我都考慮過了。現在派你去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正是給你一個洗清罪孽的機會，擺脫掉妨碍你以及……你的家庭的負擔。”

那個被上校叫做格魯別爾的人，聽到上校提到他的家庭時，不自覺地顫抖了一下，但表面上卻默不作聲。克魯澤又接着說道：

“等你完成任務回來以後，那時候……”

上校在空中劃了一個十字，這意思是說，過去的一切都會得到寬恕的。

格魯別爾默默地听着上校的話。他想到了他的家庭，妻子和兩個兒子，他們現在住在士發茨堡的一所小房子裏，正在

焦急地等待着他回來。他們還活着嗎？美國空軍曾經襲擊過這座小城許多次，除製鞋工場和自行車修理舖以外，城裏已經沒有什麼工廠或者企業了。

克魯澤彷彿覺察到他的心事，又接着說：

“为了不使你的親人掛念，明天我就把‘元首的函件’寄給他們。你不要擔心，地址我們有。”克魯澤躊躇了一会，又說道：“等你回來以後，格魯別爾，你可以親自對家裏解釋，為什麼你這麼久沒有寫信給他們。將來我給你一個月的假期到士發茨堡去。”

到士發茨堡去！格魯別爾不知不覺地向前邁了一步。噢，是啊！為了和家裏人相見，他會做到一切的。上校先生是可以相信的……

“去吧，休息去吧！”上校寬宏大量地點了點頭，放走了格魯別爾。

屋門毫無聲息地關上了。克魯澤慢吞吞地走到沙發跟前，和馬特恩大尉並排坐了下來，大尉急忙移到邊上去了。

“你認為怎樣，馬特恩？我覺得，我在心理上的進攻做得不錯。”克魯澤漫不經心地問道，一面點着香煙。

“完全正確，上校先生，完全正確！”馬特恩急忙應聲回答說。“您觸動了最使格魯別爾動心的那根絃。我仔細地研究過他。噢！家庭——這是他的弱點。現在他會拚命去幹的！”

“拚命地幹！是啊……是啊……讓他拚命地幹吧！可是第十八號的情緒怎麼樣？”

“有點灰心，上校先生，但執行任務是可以的。”

“好極了！謝謝你，大尉！今天我很滿意，你可以去了！”

可以去了！這對馬特恩大尉來說，是一句刻板的話，他在校面前時，是最高興聽到這句話的。

又剩下克魯澤一個人了。時鐘的指針已經快到九字了，再過三個小時，就要開始執行那個經過周密佈置的行動計劃了，克魯澤曾經反覆考慮過這個行動計劃，檢查過它的每個最小的細節，它是絕不會失敗的！

克魯澤靠在沙發背上，閉上了眼睛。不久他又站了起來，走到寫字檯跟前，從下面的抽屜裏拿出一面小鏡子。他聚精會神地端詳着自己，用他那細長的手指摸弄着刮過的面頰，梳了梳頭髮，拉了一下軍上衣。

“叫茨維爾格來！”他對着用電鈴召來的值日軍官賽特命令道。

二 森林中的槍聲

羅金上校很早就開始工作。在其他軍官還沒有來到以前，他已經審閱過緊急報告，看完收到的文件，聽過蘇聯新聞局的廣播了。可是，羅金上校不管起得多麼早，不管工作多麼忙——就是忙到深夜，他也不能放棄在就寢以前看書的老習慣。

羅金在戰前做了幾年黨的工作。看來，他的嗜好也正是從這裏產生的。羅金在看書時不慌不忙，並且還用心想着書中所說的事情，把他所喜歡的地方記下來。

同事們对上校都很尊敬，他是一个既沉着又敏銳的人，他对人虽然要求嚴格，但却非常公正，而处事又極穩健。他也培养下級具有这些品質，人們往往可以看到这种場面：有一个非常激動的軍官臉漲得通紅，要向他報告什麼緊急情况，可是上校在沒有和他談話和听他的報告之前，一定先使他冷靜下來。

深夜一點鐘，罗金上校朝他居住的那个小房匆忙地走去。

沒有月光的八月的夜晚，顯得安謐和平靜。远远的什麼地方雷声轟鳴着。是打雷嗎？很难想像到在离這裏只不过幾十公里的地方正在進行戰鬥。那裏是前沿，战火和死亡……而這裏則是万籟無声，闐無人跡，只有在漆黑的天空中時明時滅的五顏六色的信号彈，以及在稠密的雲層裏不断搜索的探照灯光——只有这一切在提醒人們：前綫就在不远。

罗金知道周圍的这种寂靜是虛偽的。实际上，在这个作为前方指揮部後备部隊的某兵团的駐地裏，正过着緊張的沸騰的生活。这种在白天看不到的生活，从黄昏時起開始了，然後持續一个整夜，直到拂曉時才平靜下來。新的武器正运到兵团裏來，从後方開來了新的戰鬥部隊。

这个地區的地勢極便於偽裝，綿延數十公里的一片繁茂的森林与幾座小山崗的山脊緊緊接連起來，形成了一面牢固的天然屏障。

八月的夜晚是涼快的。涼爽的微風帶來了森林和乾草垛的气息。罗金慢慢地走着，心裏思念着和平的生活和家庭……

“上校同志！上校同志！”薩夫欽柯上尉趕上了罗金。“緊急的電話收文。”

罗金用手电筒照亮了一張白紙。防空指揮部通知說，敌机於零點十五分在第 58-06 地區越过前綫，隨即变更方向，低空飛行。在第 47-55 地區空投傘特後即向前綫方面逃去，同時越过了前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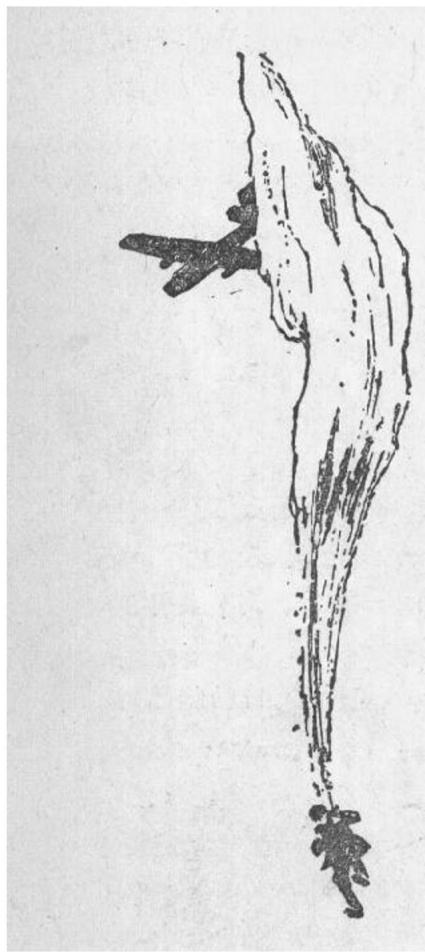
上校命令薩夫欽柯，立刻叫梅列金中校和偵察連連長華西里耶夫大尉來。

上校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拉好遮蔽窗子的窗簾，點起了台灯。从放在角落裏的小保險櫃裏拿出了地圖，把它舖在寫字枱上。

第 47-55 地區。敌机曾在这裏盤旋。罗金用虛綫劃出傘特在着陸後可能的行進路綫。在他的腦海裏忽然閃出一種念头：敌人也許會竄到鐵路綫上——這是輸送武器的主要幹綫。恰恰在這裏，在這個距前綫五十公里並有新武器集中的地區空投下傘特，這是偶然的嗎？

罗金開始用紅鉛筆在這個地區的幾个人口稀疏的村





落旁边画出刚刚可以看出的小圆圈。

电话的铃声打断了上校的工作。他的下级从砲兵团裏报告說，駕駛那輛停在林間道路上的、被打坏了的砲車的祖賓中士，在夜裏曾經听到有飞机在森林上空盤旋。祖賓还看見飞机和从上空迅速落下來的一团灰色的东西。

这个报告对罗金說來，除了增加一个綫索之外，再沒有什麼新的东西。在飞机飛走以後，过了五六分鐘，祖賓清楚地听到附近發出了一声槍响，但是在該部駐紮的这个地區，是絕對禁止鳴槍的。如果中士沒有听錯，确实是森林中响了一声槍声，那麼很可能这是外人打的。

梅列金中校和華西里耶夫大尉來到時，罗金已經打完了一次

电话，他請求砲兵团的參謀長和他配合，一起去搜捕那个夜間投下的傘特。

上校向梅列金和華西里耶夫簡短地說明了情况，提到了从砲兵团裏接到的報告。他們兩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華西里耶夫經常到羅金上校的保衛處來。偵察處長在必要時就派華西里耶夫來幫助羅金，有時候還開玩笑似地說道：

“大尉，我擔心，羅金上校會請求將軍把你娶過去。到那時候你就成為保衛部門的軍官，可是我却少了一個偵察連長，你要知道，我是不放你走的！”

華西里耶夫大尉還很年輕。他於一九三九年在地質學院畢業後，就被留在教學研究室內做研究生。戰爭開始了，華西里耶夫放棄了緩期服役的權利，首批走上前綫。當人們發現他有一種過目不忘的好記性，以及那種十分罕見的“洞穿人性”的本領以後，華西里耶夫便被派去當偵察員。不久他就升任排長，過了一個時期以後，又被任命為偵察連長。

同志們開玩笑地把華西里耶夫稱為教授，這個由斯特羅耶娃起的綽號，便牢固地拴在大尉的身上了。華西里耶夫大尉與自己的偵察員們結成了堅強的戰鬥友誼。這種友誼是從彼此信任、朝夕相處中產生的，它在勇敢地捕捉“舌頭”、大膽地偷襲敵軍司令部、冒險地襲擊敵人後方的幾次戰鬥中，更加鞏固起來了。

“同志們，你們很清楚地知道，遲延是不行的。方面軍司令部偵察處得到情報說，克魯澤上校已經開始對我們進行活動了。克魯澤是一隻危險的狐狸。同志們，我們必須準備好，以便對付敵人任何奸險的詭計。中校，”羅金對梅列金說，“你要立刻組織幾個小組，控制住公路、鄉間小路和鐵路，當然首先要控制鐵路。華西里耶夫大尉，你應該幫助我們搜索這一帶的森林……敵人一定想盡一切辦法要竄入後方，我們要封

鎖住他們的一切去路。”

三 在靠近前線的一個村莊裏

一片茂密的森林綿延了幾十公里。森林的一邊緊靠着一條不大的、但水流却很湍急的小河——這小河的名字很可笑，叫做鬧河。森林的另一邊靠近一個低矮的小山崗。山崗上有一個隱蔽在綠樹叢中的大村莊——契連采村。

契連采村經歷了很多變化。在戰爭的最初的日子裏，青年們走上了保衛祖國的前線。一九四二年秋天，戰火就燃燒到這個村莊的跟前了。高射砲常常對空射擊。敵我兩方的飛機有時還在村落上空進行空戰。排砲驚天動地地打着。

很多居民跟着集體農莊理事會一起疏散到後方去了。村裏只剩下一些老年人，即使在那些住着人的房屋裏，也是寂靜無聲的。人們怀着憂鬱的痛苦心情等待着一個不可知的東西……它到底來到了！他們開始聽到聒耳的，斷斷續續的外國話。希特勒分子在契連采村作威作福起來了。

蘇軍於一九四三年初在這一段戰線上展開反攻。蘇維埃土地一寸接着一寸地從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了。不久，整個契連采區都解放了，其中也包括契連采村。

居民跟在紅軍的後面也回來了。人們都懷念着親愛的故居，回到自己世代代住慣了的土地上。契連采村的原有居民也回到村裏來了。可是，和他們一起來到村裏的，還有一些外鄉人，因為在他們的土地上還燃燒着戰火。

布德尼克，一个身强体壮的年紀約有六十歲光景的老头子，也到契連采村來了，虽然他不是本地的居民，可是他在这裏很快地就住慣了。他在隣居們的眼中看來是个謙遜而愛好勞動的人。在布德尼克的灰色的破舊上衣上，赫然掛着一枚“英勇勞動”獎章。

“这是因保衛國家財產而得來的。我在集体農莊中当了將近十年的守夜人，我还作过農藝工作。这就是說，服务有功！”如果誰要是好奇地問他為什麼得到这种獎賞時，老人布德尼克總是很驕傲地这样回答着。

親身受过許多苦难和折磨的契連采村的居民，對於目前还未回到自己家鄉的人們是很同情的。他們是在路上遇上了布德尼克的。这老人牽着他那愁眉苦臉的孫子的手，执拗地

向前走着，已經回到自己家鄉的人們就把他讓到自己家裏來了。

布德尼克不喜欢談他过去的的生活，他僅僅吐露过幾句話，說他的兒子当工兵，差不多有兩年沒有接到他的信了。老人的性情很孤僻，僅僅跟他那又聾又啞、既矮且瘦的十五歲的孫子瓦夏在一起。



爺爺和瓦夏都沒有坐吃閒飯。他們編筐和修鞋，每星期到森林裏去一趟，為的是撿乾枝，儲備柴火。

布德尼克說過，他在契連采村是一個臨時的居民，他的全部心神都在他的老家，都在那目前尚未解放的秋爾薩諾夫卡。

一貫是沉默寡言的老人布德尼克，每當有軍人光顧他的時候就活躍起來了。有一個問題一直在使老人放心不下：紅軍會很快地向前推進嗎？是否會很快到達他的家鄉，到達那小得誰都沒有聽說過的秋爾薩諾夫卡？

四 第十九號被捕獲了

華西里耶夫所指揮的偵察連，駐在靠近大路的一片小樹林中。偵察員們住在窯洞以及半倒塌的木頭房子裏。這些房子，是希特勒的士兵們在幾個月以前為他們的軍官老爺搬到這裏來的。偵察員們用已經從門楣上掉下來的門板和偶然找到的木板拼成木板床，鋪上樹枝和乾草……總之，安頓得很方便，像個前綫的指揮所。華西里耶夫大尉感到很滿意，因為戰士們可以在這裏休息，睡眠，可以養精蓄銳了。

當部隊進行改編，增補後備兵員，準備新的攻勢時，偵察連與整個部隊一起撤離前綫進行休整。

偵察員們也許比別人更喜欢他們周圍的這種寂靜和安寧。寂靜啊！在前面，在火綫的那一邊，他們也經常地浸沉在寂靜之中。它是他們在勇敢大胆的冒險中不可缺少的伴侶。偵察員們在潛入敵後，捕捉“舌頭”，緊緊逼近法西斯匪徒的司

全部時，都神聖地保持着靜默。可是寂靜在那邊是兇惡的，使人感到威脅的，它隨時都會被敵人驚慌的喊叫聲、自動步槍的叭叭聲、機關槍掃射聲、手榴彈的爆炸聲……等所衝破。而這裏的寂靜則不受任何威脅。這裏不需要耳語似地說話，可以吸煙，咳嗽，可以尽情地說笑，如果對唱歌有興趣的話，甚至可以唱起歌來。

在矮小的、被爆炸的波浪震得東倒西歪的一間小房子裏，住着三個人：奧列霍夫准尉，他是一個穩重而謹慎的人，戰士們叫他做“老爹”，曾經兩度榮膺光榮勳章；蕭穆施金中士，他是一個身材魁梧、久經風霜的人；第三個是蘇聯英雄、上等兵阿爾得巴耶夫——一個很瘦的，面貌不甚出眾的卡查赫人，前綫最有名的偵察員之一。

阿爾得巴耶夫是個不知疲倦的擅長走路的人，他走起路來輕快、穩健，幾乎是毫無聲息。他同樣能輕快地攀登樹木，跳越小溪。連裏都管阿爾得巴耶夫叫“小老虎”，所以給他起上這個綽號，還因為他有著一雙炯炯發光的草黃色的眼睛。他睡覺時幾乎不闔眼，人家還以為阿爾得巴耶夫正睜縫着眼睛監視周圍所發生的一切呢。

這三個彼此毫不相似的人是形影不離的。不論在偵察和休息的時候，總是可以看到他們在一起。

華西里耶夫所住的那所小房就在跟前。奧列霍夫、蕭穆施金和阿爾得巴耶夫經常到大尉這裏來作客。來得最多的是蕭穆施金中士，因為他是偵察連的黨小組長，他總是有許多問題要跟這個和藹可親、善於體貼別人、然而要求嚴格的連長商